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卻傳第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
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
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
王元秦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
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
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
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
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
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
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
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

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
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
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
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

爲師友從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鵠尾荊州分野羣以爲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

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裕字南和

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蜀書 十一 三
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
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
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
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
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
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
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
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
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

之於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
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大
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
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
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
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
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
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
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
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
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
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
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

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並爲學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撻撻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做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

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助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

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

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

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

二義光常饒饒謹昨

饒音奴交反謹音休袁反昨音徂格反

先主定益

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蜀書 十一
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
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
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
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
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
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
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
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
光之右蓋以此也

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尙書令潛弟也儁
姊夫爲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
大亂不復得還旣長知名爲蜀所推重也子越字
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

後進文士祕書郎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
習讀并其情性好尙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
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
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
爲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
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
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
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
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
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
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
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

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
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
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
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
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
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任漢中請爲軍祭
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

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
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
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
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
主卽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
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敢厲薄俗帥之
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
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
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議論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

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
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愼將軍欲令以
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
學有敏風與尙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
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
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
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
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
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

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
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
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 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
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碯知其
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
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
明老羅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
尙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

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
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
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尙書
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
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
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
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
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
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
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畱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尙不能忍況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卽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

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
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
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緦負而至者不可勝
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
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
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
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
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
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
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

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
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
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
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勦力臣所不能陳然
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
力苦不眾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
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
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
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
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

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
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
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
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
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
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
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
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眾以弱斃
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
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

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
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
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
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
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
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
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
分疾博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
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
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

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

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

三國志 蜀書十一
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

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尙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

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

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蹇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畱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蜀書十一
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
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
滅或魚縣烏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
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
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旣闡主周實驚臣方
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
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
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西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
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尙書郎復辟禕大將
軍東曹掾稍遷尙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
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
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
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
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
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
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咸

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興疾詣洛秦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頌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

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
秀字元彥

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
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
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
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
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旣虧則高尙之標顯道喪
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
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愔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
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

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兵墟三方
圯裂克宜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
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
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旣縣思宣大化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
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
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
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
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
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

三國志 蜀書 卷之二十一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
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
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
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
振起道義之徒以散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
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
百數秀年八十眾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
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
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
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畱蜀揖
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
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
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今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傅張蔡之
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求畧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
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旣不爲皓所愛亦不
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一 蜀書 三十一
三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
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
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
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
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
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
質兼覽博闕畱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
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
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
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殫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膏肝
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
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

三國志 蜀書 卷之二十一
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
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所
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
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
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
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衰
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

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
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
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
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
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亡未踐
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
頽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
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
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

三國志
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
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醑君
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
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齎齎尙此忠益然
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
於素秋立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
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
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

昶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跼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
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
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驚騰伊望之
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
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于榛穢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
之廣深歎嵩嶽之高時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
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
攸獻譬適人之有采于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

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聞協明進應
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
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
卑辱編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克詘
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鬻譽以
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
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
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
逝不爲之甚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于唐葉陰

精應爲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
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 呂
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
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
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
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攏其爪自以爲犧牲用
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
我又尙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

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騷叔肝之
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
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于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
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
精于至貴秦牙沈思于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
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
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儻纏采

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于沙邱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
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
者也毛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
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
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龕在
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
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
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 淮南子又曰伯樂寒

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

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澗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技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董之山已合若邪之谿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絃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鱣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爲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倣雞之拊翼也

楚客潛寇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

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右曰諾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

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
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
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
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堀穴爲家
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
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
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
闈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
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
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

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
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
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
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
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
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
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
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
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
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
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
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獻歆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
文立聽一本無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
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
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于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
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
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
下其臂遜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
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爲背羣離黨窮觀
于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
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
殆可與敖爲交乎若士者齿然而笑曰噫乎子中
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
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

奧也若我南游乎罔罟之野北息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

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于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

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于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燦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爲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書十二

三國志四十二

蜀書十三

三國志四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史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眾評曰權旣忠諫於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

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

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
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
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
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
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
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
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
不碎鬼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

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
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
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
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
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畱蜀子崇爲
尙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
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

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綿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陳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

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恢于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綿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

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康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
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
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
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
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
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
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
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
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
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

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
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遂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
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陳
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
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
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于永安驕黠
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

三國志 蜀書 卷之三
五
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
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閩又降於
吳吳遙署閩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
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
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
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
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
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
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

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
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
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
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
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
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
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
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
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
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

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
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闔旣發在道而闔
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
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
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敢直乃
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
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
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
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
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
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
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尙
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
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
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
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
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
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
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
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
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
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
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畱忠成都平尙書事禕
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修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詠喟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
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
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
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
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 華陽國志云表張
松子未詳閻字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
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蜀書十三
八
謾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謾謾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謾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王一本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

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

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
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
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
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
之體然性狹一本作狡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
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
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
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
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
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
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任漢中廣漢綿
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
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尅期置酒
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
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

守蜀郡何祇名爲通厚疑宿與疎濶乃自輦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益部耆舊傳曰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

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卽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爲督庾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

十四年武都氐王苻

一作苻

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

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疑平之曰苻健求

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
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
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
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
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
舊郡除疑爲越嵩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
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
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諭使招懷餘類表
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
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

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
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
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
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
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
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
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
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
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

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
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
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
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
姑婿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疑逆遣
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旣
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
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
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
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

乃率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
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昞王遣使將路朝貢
後主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
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
彭率師來歎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
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
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眾以圖攻取侍
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
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
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

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

其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濶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

是歲延熹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眾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
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
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
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
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
質交鋒嶷臨陳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
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
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
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爲臣有忠誠之
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
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 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
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
馬忠擾而能毅

尙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

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
迹遇其時也

蜀書十三

三國志四十三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頃之爲什一作那一作那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尙書郎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
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
殄百姓眾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
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
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
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
給亮每言公琬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
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尙

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
尙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
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
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
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
叡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
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
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
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

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
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
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
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
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
細按二字一本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
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
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
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
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

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
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
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
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一本規
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
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
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
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
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

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
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
遂還任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爲綏
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
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散西到欲奉瞻尊
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
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
亡考昔遭疾疢一本作疾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居之
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

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
涪如其書云後主旣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
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
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
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
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
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
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
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鄆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

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

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旣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

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尙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尙書令欲敦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尙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戮爲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

禕別傳曰禕推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一本作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

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
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諡曰
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尙公主

禕別傳曰恭爲尙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傅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

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
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

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出
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
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
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
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
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
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

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

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

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畱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

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尙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于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

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
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
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譴
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宐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
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
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
聞維方到眾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
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任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

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
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畱魏延鎮漢中
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
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
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
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
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合游軍並進
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
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
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

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杖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任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

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

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
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
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
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
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
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畱舒助漢中守
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
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退保劍閣
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

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
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
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
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
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
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
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
士咸怒拔刀砍石

于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
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

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

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
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士會
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
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
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
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
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
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臣松
之以爲盛之譏維又爲不當於時鍾會大眾既造

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
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

葛瞻既

一本作敗

沒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

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
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
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
會復蜀不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
事有差失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
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怒殺會及維

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卻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澡絜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爲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

三國志 蜀書 卷之四
其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畧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卻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爲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于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書十四

三國志四十四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鄆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爲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尙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

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
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
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
見芝芝乃白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
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
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
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
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
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
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
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
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玄挾張

挾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
離前挾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摘藻挾天庭孫權蓋

謂丁玄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

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

廣漢鐔粲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尙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閻邱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厯議以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 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

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異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

陷綱乃諷尙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畱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卽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

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

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隨才任職欲爲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爲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畱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爲起冢立祠四時

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爲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被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

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尙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亂兵所殺

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眾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

三國志 卷之五 蜀書 五
戊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
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
侍中徙尙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
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
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
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
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
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

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
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
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
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旣建雖小可
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況乎
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
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
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
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

三國志 蜀書 五
而疆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

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涪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

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
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
亮卒爲尙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
貳康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
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
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
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
雖簡情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

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
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
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
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尙
書督康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
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
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
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

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
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
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
道義謂宐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以
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
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
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
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
密上書曰臣以險釐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
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葦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
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

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

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芟薪蒸密賤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
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
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宥躡基履迹
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
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
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
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
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
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
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睚睚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
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啟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
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
既定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
爲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
其行事故不爲傳

陽威才幹欻獻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
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郇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旣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尙書清尙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脩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別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

常南陽黃一本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顥為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

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

三國志 蜀書 卷五 七
選舉顯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眞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卽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涓子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彊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畱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

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
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
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旣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
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
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
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
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旣定爲

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尙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
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
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尙
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
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
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
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縣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尙書郎 襄陽

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尙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

永南名邵廣漢郫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畱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 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

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

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尙書
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
亮卒爲尙書勲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
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復爲
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
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
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
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
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尙書僕射時人服其真
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
克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
揚威將軍入爲尙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
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
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
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
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
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
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

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 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

中王其文朝所造也 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彊志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嶲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濟濟脩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
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至害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爲
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猊亭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
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
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

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
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
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
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
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
官免爲庶人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
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
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
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
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
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
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
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
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
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

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
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己厚陳謝於璋以
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
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
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
吾在軍未曾爲敵忤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逐
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
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與司官不顧大德糜有匡救
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
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
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
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
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畱
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

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
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
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
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
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
出馬牛羊羶毳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
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
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

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
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
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
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
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
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眾
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郫長年五十
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啟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

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
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
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
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
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
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
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眾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
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
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制

三國志
卷之五
蜀書十五
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書十五

三國志四十五